



西方伦理与同性恋现象

West Ethics and
Homosexual Phenomenon

余廷明 著

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西方伦理与同性恋现象
West Ethics and
Homosexual Phenomenon

余廷明 著

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2002年

西方伦理与同性恋现象

余廷明 著

* * *

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香港上环永乐街 120 号 503 室)

* *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50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一版 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962-771-206-10

定价:21.00 元

Acknowledgement

I'd like to avail myself of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my hearty gratitude to my American Jewish friend, Mr. Franklin D. Nussbaun, who has profound affections for China as his parents got entry visas to Shanghai, China when Hitler was killing Jewish people in German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r. Nussbaun kindly offers me financial help to get this book published.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展现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接受同性恋，基督教迫害同性恋，到现代西方伦理重新接受同性恋的过程；从伦理、道德、美学、人性、人类学和文化的角度展现西方文明对待同性恋态度的演变。古代由于妇女地位的低下，古希腊人认为男性青少年是美的象征。古罗马人认为美在于青春活力，不在于性别。现代社会，人类的艰巨任务不再是繁殖人口生存下来。这成为当代西方伦理接受同性恋的重大前提。作者也希望读者能通过本书对西方同性恋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有所了解。本书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前 言

德国作家歌德说过，“同性恋和人类一样古老。”但是人类社会对同性恋的认识却并不是自古以来就那么宽容，厚道。根据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的见解，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却并没有制定惩治同性恋的专门法律。这是中国人的骄傲。我认为这也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宽容。

本人也许生性迟钝，在最自由的三年插队知青生活中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同性恋一词。直到念英文系研究生时我才从美国教授那里知道了 homosexual, lesbian 和 gay 一类的词汇。我毕业后任职的学校远离大城市，地处乡村，位于抗战时期迁去陪都的中央大学的分校旧址旁边。后来承蒙政府照顾，该校教职员还获得上山下乡补助费。乡间生活少了诸如空气污染噪声污染一类的许多烦恼，但也使我似乎对外部世界变化的感受慢了半拍。1996年，我接受美国新闻总署的邀请，受中国国家教委的派遣，赴美国进行文化交流。那次周游美国之旅，我总共访问了15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大学和书店是必去的地方。我很惊奇地发现，每个书店都有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同性恋研究书刊专柜。在大庭广众之下接触这些书时，开始我还有一点面红耳赤的羞涩。但一看其他读者的坦然，我也就释然了。在访问位于丹佛市的科罗拉多大学英文系时，系主任向我们介绍，美国的很多名牌大学，比如坦布尔大学等，已经有了“queer studies”（怪异研究或同性恋研究）

专业，并且可以授予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匆匆旅途，我当然不可能坐下来潜心研究点什么。甚至由于昂贵的书价，我没有买一本有关同性恋的书。我看上的书，其价格都超过二十美金，只好作罢。

后来，我去加拿大开始了留学生活。由于我没有公费，又和奖学金，助教助学金无缘，更没有丰厚的积蓄供我潇洒，生活当然是艰难的。有知青生活垫底，洋插队的生活也在酸甜苦辣中挺过来了。我也是敢于挑战传统陋习的人。国外的蔬菜贵得离谱。为了改善生活，我决定在房东荒芜的后花园里种菜，重操旧业。由于其他中国同学不理解，认为自己是来留学并非种菜，我和另一个男同学完成了全部农活。当然吃菜时房客谁也没拉下，不出力的人甚至等不及蔬菜长成就收获归己了。在繁忙的学习，打工，干农活之余，我仍然痴情不改，喜欢泡图书馆，逛书店。这既排解了寂寞，又丰富了我的知识。这时我才真正发现，西方学者研究同性恋的书籍真可谓汗牛充栋。他们不仅研究西方文明中的同性恋现象，也研究中国古代与现代的同性恋现象。在有关中国同性恋的研究领域里，西方学者已经写下了多部专著，赫然醒目地排列在书架上。

在专心读过几本西方同性恋的书以后，我发现，在西方文明中，同性恋盛行，社会宽容和接受同性恋时期，是西方文化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比如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等。迫害同性恋的时期也是西方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比如，罗马帝国衰亡时，中世纪，侵略战争时期。发动任何战争都需要千百万青年作炮

灰。出于政治需要,不生育的同性恋就被列入异端。基督教的信条之一是上帝的臣民越多越好。基于这个信念,基督教也反对同性恋和堕胎。希特勒不仅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也杀了约30万同性恋者。这一事实却被尘封在历史之中。但是也有900万德国青年丧生于侵略战争。从希特勒对战争炮灰的大量需求,我们也不难理解希特勒为什么疯狂迫害同性恋人士。

本书旨在展现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接受同性恋,基督教迫害同性恋,到现代西方伦理重新接受同性恋的过程;从伦理,道德,美学,人性,人类学和文化的角度展现西方文明对待同性恋态度的演变。作者也希望读者能通过本书对西方同性恋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有所了解。本书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同时作者也希望抛砖引玉,得到有关专家的指教。

余廷明

2001年12月5日于海南海甸岛

目 录

前 言

- 第一章 古希腊文明与同性恋 (1)
- 第二章 古罗马文明与同性恋 (37)
- 第三章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同性恋... (55)
- 第四章 西方伦理的缺陷 (76)
- 第五章 同性恋人权运动的兴起 (115)
- 第六章 希特勒大屠杀时期的同性恋 ... (159)
- 第七章 同性恋权益的提出 (168)
- 第八章 同性恋解放运动 (180)
- 第九章 选举政治与同性恋政治 (197)
- 参考书目 (210)

第一章 古希腊文明与同性恋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古希腊是一个伟大、高度发达的民族。古希腊文明不仅容忍同性恋情感，而且赋予这种情感高尚的精神价值。古希腊人所说的男孩之恋是人类古文化最辉煌时期的一种现象。这个特征把古希腊的社会生活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鲜明地区分开来。但是现代读者没有从荷马诗篇中找到同性恋情感的痕迹。确实，史诗《伊利亚特》的主人公，阿基里斯和普特洛克勒斯的友谊是非常著名的。但是在他们友谊的描写中，人们找不到爱者与被爱者的情感关系。可是，稍晚的希腊社会把阿基里斯对普特洛克勒斯的爱情视为男孩之恋的军事形式，并给与了几乎是宗教性的颂扬。公正地研究《伊利亚特》，人们会相信，历史上的希腊人是按照随后产生的风俗来理解阿基里斯和普特洛克勒斯的友谊。荷马史诗是希腊人的圣经，组成了他们教育的主要内容。他们无所顾忌去探索原著的意义，象现代的圣经崇拜者一样，把后来的情感融汇进原著。对于历史上的希腊人，荷马处于一种双重关系的地位。一方面，他以自己的理想人物影响了希腊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以后时代精神的变化，人们对他又有不同的理解。他创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在其传播过程中他又接受了汇集起来的新思想和情感。荷马的理想人物，希腊人称之为英雄。阿基里斯代表了英雄的美德。他在特洛伊之战中的辉煌战绩使他与普特洛克勒斯的友谊哀

婉动人，他对普特洛克勒斯的爱使他发誓为他报仇。杀死赫克托耳。希腊人自然地选择了阿基里斯的友谊作为男人之爱的理想。这种情感强烈，充满男子气，但又绝不排斥普通的性欲。在战斗中，在追击中，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形影不离，就是阿基里斯式朋友的含意。这是异性吸引力所不具有的魅力。这种联系比把男女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具有更高的境界，更为强大。这就是荷马想描述的战友同志关系，也是希腊人接受的英雄友谊的观念。希腊人歌颂的阿基里斯和普特洛克勒斯的故事是一种男性之爱，是他们感情生活的最高形式。这种英雄之爱是作为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存在着。

虽然《伊利亚特》包括了最初的最高尚的英雄友谊的传奇，但荷马并没有描写男孩之恋。然而希腊历史上男孩之恋很早就作为一种肉体情感的形式成为一种民族风俗。这一点为众多的神话传统，古文物，与希腊城市创建相关的传奇故事及多里安人部落的原始习俗所证实。问题在于男孩之恋是怎样在希腊人中起源的，是引进的还是本土的。希腊人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答案。从犹太人的记载和亚述人的题记中，人们知道东方民族也有这种嗜好。希罗多德断言波斯人是从希腊人学到这一习性的。希腊人中的一种流行观点是把男孩之恋的起源归于克里特岛。这里是宙斯与伽倪墨德斯传说的发生地。柏拉图认为，克里特人编造了伽倪墨德斯和宙斯的故事，用神的行为替他们享受的快乐辩护，而他们也相信宙斯是他们的法律制定者。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西蒙兹认为，如果需要进一步追溯这种人性的原始本能，男孩之恋最原始的形式是从东方传入希腊的。它在克里特岛盛

行。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一起,形成了腓尼基与古希腊之间的主要联系。基于这种假设,男孩之恋是东方文化影响的一部份。但它在希腊呈现出了希腊文化的特征,并发展成为一种习俗。克里特人编造了宙斯强奸伽倪墨德斯的故事,是以神的行为证明自己的男孩之恋的合法性。荷马极为简洁地讲述了伽倪墨德斯的故事。这个男孩如此英俊,宙斯不能允许他生活在人间。他把伽倪墨德斯升入天堂,任命他作诸神的侍酒俊童。肉体欲望使宙斯,神与人之王,把他热爱的其他人都留在人间,只将一个英俊男孩升入了天堂。就象阿基里斯形成了英雄友谊传统的核心一样,在克里特文学中,伽倪墨德斯的故事成为希腊民族中有关男孩之恋的联想的核心。宙斯和伽倪墨德斯的传说在希腊广为流传,因为它为成人多情的男孩之恋提供了宗教上的合法性。鸡奸作为女神崇拜的极端形式得到宽容。但这种新情感强调的是父权战胜母权的胜利。由于男人发现了同性恋爱情的新领域,这种情感也把希腊哲学变成了不用女性辅助男人也能玩的理性游戏。柏拉图充分探索了这个领域。希腊人的这种男性之爱,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希腊人也为此感到自豪。他们有阿基里斯与普特洛克勒斯的友谊作为英雄理想,也自由地表达身体欲望。男孩之恋的起源和性质是军事性的,充满生死战斗和力量,而不是温存或眼泪。柏拉图的《会饮篇》记载了许多刺杀暴君和自我献身爱国者的故事。许多这些爱国者是成对的恋人,他们为建立希腊城邦的自由作出了贡献。人们通常认为同性恋的盛行可能与希腊的衰亡有关,但雅典人却认为男孩之恋是他们自由的源泉。保萨尼阿斯说,未开化民族遭

责男孩之恋,是因为专制势力禁止它,禁止一切爱情。平民的爱情会产生高尚的思想或亲密的友谊,这对统治者不利。在庆祝第4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即公元前六世纪末,当时瘟疫流行,克里特预言家埃兹米尼德斯下令雅典人进行人祭,以便纯洁雅典城,清除其古老的污点。一个名叫克拉提诺斯的英俊年轻男孩自愿献出生命为国家而死。他的情人也愿意以他为榜样,献出生命。他们的牺牲拯救了城邦。这一对同性恋男孩成为后世顶礼膜拜的偶像。在斯巴达,男孩之恋是教育制度的一部份。政府的法律作出规定:如果贵族出身的男孩子没有情人要受惩罚;英俊的男孩如果嫌贫爱富或不喜欢诚实的男人要被罚款。在克里特岛,男孩之间的关系往往要从绑架开始。绑架发生在前三天,爱者要靠告知被爱者的父母和朋友他的意图。那天来临时,被爱者的父母和朋友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不喜欢爱者,就会尽力阻止绑架。如果情况相反,他们就会仪式性地追赶绑架者到他家。爱者就要送礼物给被爱者。然后他就带着被爱者去乡下。六十天内他必须设宴招待所有绑架时在场的人,并与众人一起打猎作乐。法律不允许爱者占有男孩的时间超过两个月。一旦这段时间结束,他就必须把男孩送还父母,还要送给男孩一套打仗的武器装备,一头牛和一些酒器,然后才离去。男孩必须把这头牛奉献给宙斯,随后他就邀请全体跟随他去乡间的人员大吃一顿。如果他说爱者对他很好,他们的关系就可以继续。相反地,如果他认为受了虐待,他就有权利赶走暴徒,并要求赔偿。

在哲学家开始思考同性恋这个主题和作家诗人开始颂扬

同性恋以前，雅典已经有了同性恋的风气。虽然同性恋基本上是自由民的专有权利，它不完全按哲学家的理想进行。男妓很盛行，相当于一个行业，也是政府特许的纳税行业。专门管理男妓的雅典地方官有一个不雅的外号“屁股巡视官”。许多男人为了钱，为了一匹马，为了一条猎狗或为了一只奇异的鸟而出卖身体。有的人还要签由第三方保管的合同，合同里有男孩提出的条件和索要的礼物。除了自由民男妓以外，年轻漂亮的男奴隶也顶替他们的主人在妓院里工作。许多出身高贵的年轻人也同他们的富裕保护人住在一起。人们对富人之间的同性恋关系也一视同仁。但是所谓的“纯洁爱情”与“不洁爱情”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同性恋已经深入到希腊的整个社会生活，以及不同的阶层。实际上，提到任何希腊名人的名字时，人们都不会不提到他的情人。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和军人常常展开争夺情人的竞争。大多数希腊哲学家都是同性恋者。他们在作品中歌颂同性恋。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理解同性恋极其重要。为了替同性恋辩护，为了谴责同性恋，或为了拔高同性恋，昔兰尼学派，犬儒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都研究同性恋。苏格拉底把自己的哲学描述为情欲的科学。柏拉图把人类生活方式的最高境界定义为哲学加上同性恋。

雅典的自由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低，情趣不高。妾也没有很好的风度。男人在外做生意，享受社交生活时，他们的妻子女儿却呆在家里，与世隔绝，全然不知外界发生的事情。她们在家里大部份时间是同奴隶说话。妇女一生都被法律视为未成年人，不得自由处置超过一普式耳大麦的财产。婚姻是由

新郎新娘的父亲包办的。结婚的动机不是寻求生活伴侣，而是想生孩子和对国家的责任感。狄摩西尼曾经说过，达官贵人有高等妓女取乐，小妾满足身体欲望，妻子生儿育女和年轻男孩作精神伴侣。由于男孩之恋在雅典盛行，男孩子就处于一定的未知危险之中。特别的监护就显得必不可少。雅典的风俗是父亲并不亲自陪伴儿子。他们选择年龄最大，最值得信任的奴隶照顾儿子。这个监护人的责任不是教导男孩，而是保护他不被求爱者纠缠，不受攻击。他跟随男孩去学校、体育场，负责把他按时送回家。男孩子早上起床后用冷水洗去脸上的睡意，穿上外套，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去上学，他上午学习诗歌，哲学、骑术或进行军事操练，然后去摔跤场。午间的热浪，汗水和尘土会使他身体强壮。洗完澡以后吃一顿简单的午餐。下午学习英雄伟人的传记。简朴的晚餐后即上床睡觉。著名的雅典大学里男孩子的一天就这样渡过。雅典的体育场是情人拥有最多自由的地方。柏拉图观察到，爱者对男孩的情感随着在体育场和社交场合的见面和个人接触增加而加深。他在《会饮篇》中提到，体操与哲学，男孩之恋是雅典自由民的三大追求。哲学家也在体育场宣传自己的理论，寻找支持者。古代的法律禁止成人进入男孩的摔跤场，但在柏拉图时代，这条法律已经完全过时了。例如，苏格拉底从外地回到雅典之后，他就立刻去体育场打听当天的新闻。他问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男孩中有没有新的美少年出现。严格的法律也保护着学校，日落以后日出之前学校必须关闭，成人不得入内。违者处死。男孩合唱团的教师必须是四十岁以上；敢向自由民男孩求爱的奴隶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奴隶也不准

去体育场锻炼。人们可以得出结论，体操和希腊之爱是自由民的特权。

送礼物通常是获得男孩好感的方式之一。男孩子接受爱者的钱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但时尚允许他们接受马、狗、鸟、衣物一类的礼物。雅典的法律也承认成人和自由民男孩之间签的特殊合同。该合同规定，男孩子同意在一定时期为了某种目的把自己的身体提供给他人，并得到一笔数目固定的钱。男孩以这种方式做男妓和居中牵线搭桥的人都不失体面。但是如果自由民男孩以卖淫为生，他就要失去法律上的公民权。雅典开有公开的男性妓院，国家对这些妓院征税。苏格拉底就是在一家妓院认识了斐多。这个不幸的男孩是埃利斯人，出身贵族。在战争中被俘以后，在市场上他被卖给一个奴隶贩子。按照雅典的法律，奴隶贩子有权让他当男妓并独占他的全部收入。苏格拉底的朋友从该奴隶贩子手上买下了他。斐多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朋友圈里的主要成员。据说叙拉古的专制君主，阿加索克利斯，也在妓院渡过了自己的青春期，但他是出于自愿。阿里斯托芬仔细地把有爱者的男孩划分“有教养者”和“男妓”。雅典人在这两者之间划了非常明确的界线：因为爱情或渴望与伟人作伴获得智慧而接受爱者求爱的男孩和为了金钱出卖身体的男孩。对于后者，他们不但受到普遍的责难，法律还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不得承担重任，不得去广场，不得参加公共节日，可以判处死刑。无论获利多少，罪名都成立。埃斯基涅斯坦率地承认自己对漂亮男孩的偏爱：“我从不责备爱情。我也不贬低英俊少年的名声。我不否认我经常都在爱，在爱情中有过许多争吵和妒忌。

但是我要确认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爱恋漂亮温和的男孩为人性增添了光彩并显示了博大崇高的精神。但是购买一个自由民男孩的身体进行淫荡是目空一切没有教养的表现。被人爱是一种荣誉，出卖自己是一种耻辱。”他呼吁法律禁止奴隶的爱情，暗示男孩之恋是自由民的特权和骄傲。他还公开要求法官强制那些粗暴爱者不得染指自由民男孩。他们的欲望应在外国人身体上去满足。在雅典，优雅地去爱自由民男孩是很荣耀的事情。在公认的友谊范围内，情人之间的行为无可非议。只要不伤害自由民的儿子，人们也不责备放荡的男人。

柏拉图认为有三种很明显的爱的状态，语言无法将这些爱的思想状态表述清楚。这三种爱的状态是友谊、情欲和二者的结合。友谊被描述为情趣，年龄，地位都相同的人们的美好情感。情欲是建立在对比的直觉之上的。友谊终生都是温柔的，相互间的；而情欲是火热的，疯狂的。真正的朋友热爱各自对方的思想，追求纯洁的生活。充满情欲的爱者渴望占有男孩鲜花一样的青春，只喜欢男孩的身体。第三种爱者在两种冲动中受煎熬。一种冲动叫他占有男孩的身体；另一种冲动禁止他这样做。第三种爱者完全符合希腊品德高尚的成人追求的男孩之恋。柏拉图把三种爱都严格限制在同性恋的范围里。他摒弃了情欲和第三种爱，保留了友谊。他认为婚姻是在合适的年龄满足性欲，但更重要的是生儿育女。希腊人最先发现了自由的精神概念，但是这种精神概念仍然是美学的概念，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伦理的概念或严密科学的概念。在希腊诸神中，智慧已经完善，性格也准确定义。但这些神总是具体的人，具有适合自己精神实质的肉体形式。在一